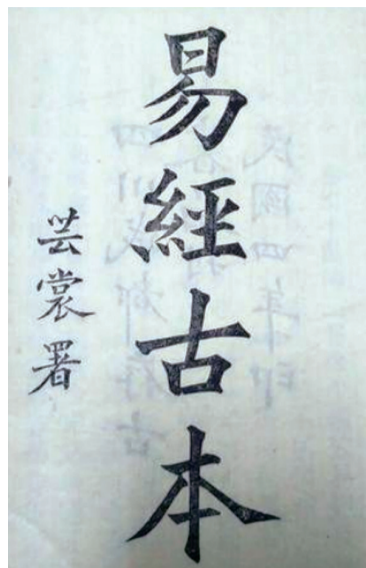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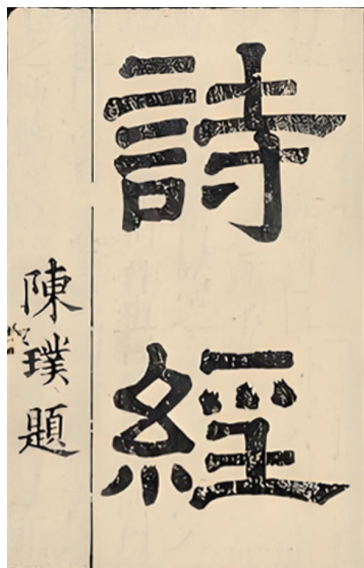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杲”自《诗经》，“昺”出《易经》

□彭伟



但凡中国人，都很熟悉“买东西”的意思。不过学习中文的英美人士听此俗语，难以理解。他们惯说“shopping”，意为购物，何来购东西？为何不购南北呢？关于“东西”的起源，说法不一。其中一种相传，南宋理学家朱熹邂逅友

人，人挎着竹篮，言及“买东西”，经过思量，方有所悟：“东为木，西为金，南为火，北为水。”对于篮子，金木可装，“水火难容”。

“买东西”还有个“孛生小弟”——如皋方言（属江淮方言中的一种）中的“买杲晨（gǎo

zè）”。就像外国人少知“买东西”，外地人也鲜知“买杲晨”。在我的家乡——如皋及周边的泰兴、东台一带，人们都习惯用“杲晨”代替“东西”，表示物品。“杲晨”“东西”意思相同，前者的说法，较为雅致。新闻学家戈公振先生是东台人。有一回，他在上海家中请客人吃东西，便说道：“随意吃点‘杲晨’”。听似土里土气的苏北方言，即刻引起来客的不屑与不满。戈先生淡然地解读“杲晨”一词，滥觞于两部经典名著，用法很是考究。来者听罢，大为折服。

具体说来，“杲”字出自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”“杲”意为明亮。不过就字而言，“杲”是会意字，上日下木：取意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压过树头——表示“东”字。“昺”字源自《易经·丰》：“日中则昺，月盈则食。”“昺”也是会意字，上日下仄，取意太阳倾斜，即《易经》中的字义：太阳升到正中，便会缓缓西落——表示“西”字。日出东方，日落西方，因此“杲晨”是“东西”的衍生说法。

“杲晨”还可写作“稿子”，两者读音相近，意思相同。清嘉庆版《东台县志》：“物谓之东西，亦谓之稿子”。“东西”“杲晨”“稿子”，还可指代人。如泰方言中，人们常说：“某人不是个杲晨”“某人不是个东西”，形容此人很难相处，不是一个好人。《红楼梦》第29回中，也有佐证——“张道士……又叹道：‘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，言谈举动，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！’”人民文学出版初印《红楼梦》，“稿子”未作解释，后来再版方有注释：“一样的相貌。”所谓“一样的相貌”“一个稿子”都可理解为“一个人”。归根结底，此处“稿子”指人。

“杲晨”“稿子”作为方言，为戈公振先生所重，又相关《诗经》《周易》《红楼梦》，值得传承。幸运的是，《新华字典》主纂者——魏建功先生正是如皋西场人（今属海安），他自幼便知“杲晨”。因此“杲”“晨”二字，顺利入选《新华字典》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后来也录入两字，“杲晨”才能流传更广更久。

春分遐思

□陈海梅

春分日，正好遇上六点的日出。呼吸间依然有一股清醒的冷，薄雾正在树间流动。太阳从地平线跃起，把正东方的天空染得金红。新生的嫩叶像透明的翡翠，几乎能看见枝条的表皮下绿色的血液在汩汩流淌。玉兰在晨光里如一盏盏发光的灯泡，刚吐出点猩红的海棠，那微微的红，点点如玛瑙的耳坠。

我最喜欢清晨曦光初见的时刻，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每棵树上生

命的跃动，知道每一朵花每个枝条里面蕴藏的力量。小心地将花朵采下，感觉到花瓣的轻盈，以及那丝滑的质地，把它们捧在手心里，虽然它已离开了它的枝，却像托着一株树的心。

对着悬在东方的朝阳，坐在河边，细听着春风徐徐吹过河面，吹在脸上，水鸟在水里或浮或潜或游，百鸟从对面的林子里成群出动，或鸣或飞或翔，此时的我

们拥有短暂的自由，此时觉得自己和万物一样，在吸收光，在发芽，在抽枝，此时，有一朵花的梦醒来。

晚上六点，准时日落，余晖之中，路过熟悉的几棵树，蜡梅花已谢，但临河的那棵蜡梅，有一半的花朵还没开放，应该说这些花还没开放就面临凋谢，多想再来两个寒冷的天气，让它再醒一次。近旁的桃树此时却欣欣然

睁了眼，神采奕奕。同一棵树上有时会同时住着冬天与春天，石楠冬天的红黑果子还沉沉地挂着，鲜红的嫩叶已经崭露头角，生与死，冬与春在它身上，那样密切地跨越交错。

有两棵树却没有发出新芽，枝丫干枯，一碰就断落，它们未能邂逅春天。我想对一棵树，也对自己说，用力抓住春天啊，记得努力发芽啊，一定要好好生长啊。



如皋轻纺业

□倪明



如皋素来纺织业发达。如皋盛产棉花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沙元炳、陈端等人就在丁堰开设染织公司，聘请外来工人，就地取材，发展经济。改革开放后，又有一批轻纺企业活跃于如皋。这组老照片分别展示了丁堰纺织厂、丁沪织布厂、如皋市色织布厂的厂门、厂房，还有一张照片则展示如皋毛巾厂的优质产品高级毛巾被等。



讲文明·树新风

JIANG WEN MING · SHU XIN FENG

观赏之礼

遵守秩序 专心欣赏

爱护环境 礼貌喝彩

